



《红马》

像一匹“红马”奔跑在一年四季 诗人浓玛书写一位女性的自白书

来自少年时代阅读经典的启发
一场驰骋365天的“献词”之旅

《红马》收入的诗都没有标题，每首用数字编号，每首篇幅短小，几行就表达完毕，但意味深长。比如在编号“82”的那首中，她写道：“三月里给我幸福的人/都是我的亲人/三月里给我忧伤的人/都是我的亲人”。在编号“311”的那首中，有这样的句子，“在心里叫了你一声/我转头望过去/那些灯火也是温暖的”。这样的格式，浓玛说，来自她的“献词情结”——专属于创作者的仪式，古老又崇高。

少年时代的浓玛热爱文学，读文学名著时，看到扉页上的题记，“献给挚爱的……”或者两三句非常精妙的话，深受启发，“当时就觉得很崇高，很永恒，很古典。心里想着，将来有一天我自己如果出什么书，也一定要郑重写上，献给谁……”浓玛对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详细谈到这本诗集诞生的因由和过程。

《红马》最先的名字叫《献辞——一千零一》，“一千零一”，是浓玛的另外一个阅读情结。她曾被《一千零一夜》里那个讲故事的山鲁佐德迷住，“她简直就是一个寓言，每天都在向死而生，因为她的语言和故事，抵御了死神和邪恶，也寓示了语言和故事的能量，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暗含一种拯救的力量。”浓玛说。

后来诗集的书名改为《红马》，以12个月365节(首)的形式呈现，365段诗句，很像一匹马奔跑在草原上的一年四季。浓玛对草原情有独钟，只要有时间，每年夏天都要去一次草原，“觉得每去一次就是对自己的一次洗涤，那些在职场的疲劳、沉重，全部都消失了。”

浓烈的抒情“不合时宜”？
春风吹过，总有什么长出来

在一个快节奏的时代，抒情似乎是过时的东西，是不合时宜的，过度的倾诉也让人唯恐避之不及。但阅读浓玛的诗句，总会感觉到她非常坦率地用浓烈的词语来抒情、倾诉。浓玛自己也知道，“有些东西，的确离我们越来越远了，比如抒情。苍白地为抒情而抒情，



浓玛2022年在西昌邛海边。张杰摄

确实让不少抒情变得俗套。”但是，她对自己这种“不合时宜的抒情”充满自信，“因为这些都是因向往纯粹而产生的。我们都以为它在俗套里彻底烂掉了，被人世的虚浮玷污了。可是，它也许会因为一种质朴、真挚和纯粹，开出花来。这质朴、真挚和纯粹，是春风吹过。春风吹过，总有什么东西长出来，不会空无一物，也不会烂泥一潭。”

浓玛说，《红马》里出现的大多数字词，只重复一次。但爱、美、孤独、幸福，浓玛“放纵”它们一次次重复。这是她内心柔软之处形成的词语观和世界观。“我容忍这种俗套，想像它们是大俗套，就像大俗大雅一样。这是我对它们隐秘的期待，一种物极必反的期待。”

浓玛相信，一些平常的词语甚至一些大词，如果能与真诚的心契合，那么词语就不再空洞，而成为一种神奇的辽阔，“让那些内心深处浩荡着的事物，可以奔跑和栖身。”

在诗人何小竹看来，抒情不是问题，“只看抒发是否真切，遣词造句是否新鲜。《红马》这部诗集两者皆具备，是一部真切的、有新鲜感的抒情诗集。而

且气韵贯通，节奏、音调起伏有致，结构、布局合理而完整，这对一部长诗来说至关重要。祝贺浓玛得以将内心的一场风暴如此完美地呈现出来。”

相信文字的力量
你怎样叙事，你就怎样生活

在浓玛看来，感受力和深情是写作者创作的重要来源，也是精神多巴胺和灵魂的重要配方。“我是非常珍惜和享受感受力和深情的。”在《红马》卷首语前三行字，就表达了浓玛的珍惜，它也是全书的一句总献词——“我一直保持着感受力/就是为了在每一天/都能知道你的存在”。

当然，浓玛也意识到，感受力和深情对写作的人来说是一把双刃剑，当精神或身体力量不够强大的时候，一些敏锐的感受反而会不小心伤害到自己，“如何把握这个尺度，只能是顺其自然或自我警觉。”

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曾说过一句话大概如此：“你怎样相信，你就怎样生活。”浓玛作为其读者，还引申说，“你怎样叙事，你就怎样生活”。因为她相信，发自内心的写作对现实既是梳理也是指引，“引导你抵达本真的东西。那是一种向上的牵引力，把你从一些事物、一些泥潭中牵引出来。文学对我确实是一种拯救和治愈。”浓玛对文字的力量充满敬畏，“人在现实中的生活已经足够不易。当身心负重之时，我就不想用文字去再现这种不易。还是多表达一些美好的东西，来照亮生活。”

浓玛16岁考进了川大中文系，20岁大学毕业进入媒体工作。她对自己未来的写作充满期待，“等退休闲下来，我会更从容地写作。”她一直没有放弃对写作的追求，对自己进行着各种语言训练。比如写作系列诗评，读大量的诗，在学习评析中提炼自己的语言艺术。《红马》其实也是她对自己语言训练的一个结果。

浓玛对生活、诗歌的热爱在继续，对书写的艺术，还在探索着、追求着……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实习生 刘珈汐

鸟儿是飞翔的火焰

——《天空的流浪者》自序

□高维生

头鸣唱，一身斑斓的羽毛，代表一个家族的族徽。我们在镜头中对视，从它们的眼睛中我看到天真无邪，水一般的清静。

在山野中，人类不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，只是其中的一分子。每一个写作者，都有一方热爱的土地，那是自己的精神家园。在这里是自由而快乐的，说着熟悉的方言，用泥土和森林滋养的文字，记录每一棵树，一簇野草，每一只飞鸟儿。这种独特的文体，有着与别人不一样的风格。

鸟儿是活动的火焰，在林子中四处点燃，它与野花相呼应，装点着大自然的风光。长白山区的鸟儿有着独特的个性，它生活的地方，有着不同于别处的地理环境，吃的食物不一样，流淌着高寒地带的血脉。鸟儿也有伦理道德，是与地域的关系规范，它必须严格遵守，否则就要遭受惩罚，不管是大鸟儿小鸟儿，还是凶恶的鸟儿。

每一只鸟儿，展示着长白山区四季

不同的风光，它与我们的的心灵沟通，而不仅仅是一次相遇，然后各奔前程。走在山野中面对飞来的鸟儿，这是意外的惊喜，不知该如何打招呼。

鸟儿发出的每个音符，不带有人为的修饰，它是从生命中发出的真实声音，干净而饱含激情。在山野中听到鸟儿的鸣叫，和邻居家笼子里养的宠物鸟儿的叫声，截然不同，它们的精神状态不可能一样。凭着顽强的生命力，要在山野中生存下来不那么容易，要学会生存之道。鸟儿时时应对出现的天敌，为了果腹四处奔波，不辞劳累。山水有情，狂风暴雨和冰雪，气候的变化却是无情的。

我们都是大地之子，离开了自然，精神就会枯萎，或出现不同形式的病状。我们只有和自然紧密相联，才能走上一条健康的大路。任何时代，一个人和大地关系，不是无尽的索取、肆意

人与自然的关系，不是做文字游戏，将大山大水、天空飞翔的鸟儿，浓缩在纸上，玩味一些小情感。每一只飞鸟，一棵野草，一缕清风，绝不是图片上凝固的线条，它带着生命的气息。这片土地有厚重的历史和文化，需要观察者有同样的背景才能沟通和理解。在大自然中听鸟儿歌唱，听风声掠过，观察大自然的变化，热爱每一棵草木，其实是修炼自己的心灵。

人们在大自然的宁静中，寻找到了自我，这个自我，就是真实的我。在自然中抛弃尘俗的杂念，回归本来的真实。鸟儿在空中飞翔，栖在枝头一展歌喉，这是艺术无法媲美的，也不可模仿。

“春天是一年中美好的季节，大地拱出蒲公英、附地菜，榆叶梅已经开放。楼前的树上，鸟儿发出清亮的鸣叫……”我读完这段话，想到长白山区这个季节，正是鸟儿从南方回归的时候。

我们在大自然中，会遇到许多的植物和动物，在它们的身上不仅发现令人惊奇的美，也了解一些秘密。我们对鸟儿的观察，大多停留在概念上，甚至分不清类别，叫什么名字，更不知道生活习性。有一天，走进鸟儿的世界才发现，我们对于它们是陌生的，距离有些遥远。

2023年春天，《红马》诗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，近日在成都“白夜”酒吧举行了分享会。作者是四川诗人浓玛。这部诗集在浓玛心中酝酿了10年，“红马”也在她内心的草原上奔跑了十年。“这本书献给爱与美，献给四季和每一天，也献给我自己以及跟我有相似内心的人。”浓玛说。

“春天里/无论我坐在哪一棵树下/都是坐在你的身边。”读这本诗集，感觉浓玛像是一个恋爱中的少女，用词深情而热烈。在书写的众多昼与夜里，浓玛似乎把自己想象为一匹既帅又美的小“红马”，与草原、植物、四季恋爱。《红马》由365节短句组成，很像一场持续365天的漫长倾诉。身为作者的浓玛不想把它们称为诗，“它们不过是一些含着情感的句子。”诗人、文艺评论者李万峰说，“我们可以将《红马》看作一位女性的自白书——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浓玛自己的。其高贵之处在于，承载了女性普遍的美与重。”

在不少朋友的印象里，在媒体工作几十年的浓玛，行事为人雷厉风行，应该是理性大于感性。可是不少人读了她的诗后，都用了“震撼”这两个字形容。尤其是看到她对待世间万物的眼光是那么新鲜，表达是那么新鲜，忍不住感慨“浓玛心里原来住着个少女”。从阅读反馈来说，《红马》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和认同。诗人翟永明对《红马》这部诗集也不吝称赞，认为浓玛经过多年的诗歌写作，在自我表达和语言方面都形成了成熟的个人风格，在《红马》这部诗集中体现得尤为明显。

下午两点多钟，下起了中雨。在春雨贵如油的季节，我写完最后一个句号，完成长白山鸟儿的写作。我向窗外观望，听着清亮的雨声，楼前的紫叶李上，几只麻雀不顾风雨，仍然顽强地振翅而飞。一个斜跃，冲向堆积风雨的空中，如同热烈的火焰，燃烧阴灰的雨天，发光，发热，闪烁而向上升。

大自然是神奇而美妙的，我们必须去热爱它，才能体会到其中的奥妙。我们不是为了娱乐，热爱大自然是生命核心。

我们对鸟儿的记录，不是用眼光扫描，然后复印出来。蜻蜓点水似地写出它们的形状，来几段表面的叙述，捏几句大自然的风光，抒发带着酸味的滥情，凑合在一起。每一只鸟儿都是大自然中独立的个体，有着自己的情感世界。在山野中听到风声，溪水声，树木声，野草的呼吸声，这些旋律与和声创造出庞大的交响乐。鸟叫声是乐曲中的伴唱，在阳光的灯光下，在大地的舞台上演宏伟的史诗。鸟儿性格鲜明，它们没有伪装多变的面孔，只是表现自己真实的面貌。我写长白山的鸟儿，记录它们在自然中生活的情景和一些琐碎的事情。在山野中，我观察鸟儿在枝